

袋鼠岛见闻

李广玉

前不久,我和老妻去澳大利亚旅游。我们慕名来到了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岛屿袋鼠岛。这里距南澳大利亚大陆15公里。因远离城市喧嚣,袋鼠岛仿佛就是一片世外桃源。

该岛面积4405平方公里,岛上共有居民4000多人,是一个非常舒适幽静的小岛。现在的袋鼠岛,依然保持着纯净、自然的风貌。袋鼠岛绵长的海岸线、高耸的悬崖峭壁、雄壮的自然奇观,足够让热爱自然的人们尽情探索。我们在此可以和海狮、海豚同游,或在黄昏时与喂养小袋鼠的袋鼠妈妈和腆的考拉不期而遇,还有很多其他野生动物,如沙袋鼠、企鵝等,均可与人类亲密相处。因此,袋鼠岛被称为“没有围栏的动物园”,该岛四分之一的面积被定为国家公园和保护区。

我们乘坐的“女王2号”游轮,近3000名游客和1000多名船员,人数加在一起,比岛上的居民还要多。所以,我们一上岸,就使寂静的袋鼠岛上最大的城镇金斯科特,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在逛岛上跳蚤市场时,熙熙攘攘的市场里,每个小商贩都非常热情。他们见到游客就像见到亲人,一会儿介绍他们出售的商品,一会儿又问我们从哪儿来,说个不停,不介意的还与我们合个影。他们售卖的商品大都是当地人制作的手工艺品,做工精致,价格便宜。看他们那份热情劲儿上,我禁不住多买了几件,留作纪念。

由于岛上大多都是渔民,他们当街制作生鱼片的场景,非常吸引人。只见操刀的渔民将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放在案板上,连开膛破肚去鳞,没几分钟,就干净利落地收拾好一条五六斤的大鱼。辅助他的人,则立马又将另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搭到案子上,好比流水线。他们一边操作,一边推销自己的生鱼片。他们还比划着,示意我,是否弄条鱼试试?样子很淳朴。

不虚此行的是,当我们乘坐观光车环岛游时,在一片茂密的森林边,有幸看了一场袋鼠作为运动员的拳击比赛,着实过了一把瘾。只见几只一人多高的袋鼠围在一起,两只袋鼠像角斗士一样正在互殴,一只用前肢搂住对方的脖子,后腿跃起踢向其腹部。对方不服,挣脱开来,跃起直接反扑前者。多个回合下来,两只袋鼠都带了伤,并累得不轻,只好休战,各奔东西。大家看后感慨,这也就是袋鼠,要是人被袋鼠踢上一脚,恐怕早就得去医院了。



天津人管中秋节叫八月节。

那年我十岁。那天,老娘对我说:“明天就八月节了,你去打些高粱叶,好给你烙糖饼。”

吃过早饭,我拎着绳子直奔北大洼高粱地。我钻进高粱地后,一直打到晌午头儿,足足打了一天。我坐下来喘息一会儿,眼望地边小河沟,在水里泡了一夏天的我,心里直痒,于是脱掉衣服蹦到河沟里。水刚没膝盖,只觉脚下扎得慌,伸手一摸,是只大螃蟹。我想,这小河沟螃蟹准少不了。伸手一摸,果然又抓到一只,我太高兴了。没有放蟹的家什如何是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把带裤腰的直裆裤拿来,薅根三棱草,将裤腿下口扎紧,把螃蟹放进裤腿中,蛮好。我一直摸到小河沟的尽头,摸了一裤腿儿螃蟹。

我肩背高粱叶,手提一裤腿螃蟹,心里美美的。回到家,老娘一见,高兴地说,正是蟹肥时啊!我刚要添水烧火,老娘忙说,等等,说着挑了几只大团脐,放在木盆里,说等明天做螃蟹卤儿捞面条。这螃蟹卤儿,我见老娘做过。把蟹的盖子揭开,去除食囊,用小勺将蟹黄刮到小碗里,再将蟹身的软肺除掉,把拾掇好的螃蟹放在菜板上,连蟹爪儿一起用刀剁碎,再放进盛有少量水的盆里,用双手捻搓,而后用冷布(蚊帐布)滤去蟹骨,再掺点下面的汤汁备用。接下来做卤儿:热锅凉油,葱姜炆锅,然后倒入备用汤汁;烧开后,再放入蟹黄,烧个三分钟左右,即为美味的螃蟹卤儿了。螃蟹卤儿捞面条,鲜美无比,别有一番味道。

当晚,我们全家吃了一次螃蟹宴,老爸温了一壶老酒,以螃蟹为下酒菜,轻酌慢饮了一回。转天,早饭吃的是螃蟹卤儿捞面条;午饭是用高粱叶烧火烙的糖饼。想想当年过八月节的情景,至今难忘。

难忘儿时八月节

赵洪余

个人一块儿吃饭。有时我没有及时去掉,也被她家的大人拉住让我吃饭。这个时候客人哪有不吃理?她爸爸这样说。于是我只好不走了。在吉的家里,大家一块儿坐在桌旁吃饭时很热闹,各人讲些新鲜事,也不让客人冷落,他们也问我各种问题,因为他们也对我们院子里的事好奇。每当这种时候,吉就特别满足,因为我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也因为我这个客人是她带回家的啊。

吃完饭,吉也要送我,一直送到那条水沟的尽头,说不完的知心话。

啊,这就是长沙人。不论是老的还是少的,到了家里就是他们的好朋友。好朋友就得一块儿坐下吃饭。辣椒刺激我们的胃口,也激起我们的热情。这种一块儿吃饭的热情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我觉得只有家常便饭才显露真情。

上班,干8个小时,感觉自己就像笼子里的鸟。有时我站在窗户前,发现隔壁文化馆的人成天在街上闲逛,我就问他们不用上班吗?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工作,我当时就想:这工作好!后来,我问文化馆里的一个朋友:‘怎样才能进文化馆工作?’他告诉我:‘写小说吧。’我想,我认的汉字也有5000多个了,做音乐、画画不行,写小说大概行。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了。”

对“好工作”最本能的向往,也是一种动力,它开启了青年余华的文学之旅。条条大路通罗马。看似随意、率性的抉择,却奠定了刘震云、余华的开始。在辽阔的大地上,即便是一颗最微弱的种子,也蕴含着萌动、蓬勃的生机!

见报或未接反馈,作者可另行处理。感谢支持,欢迎投稿。投稿邮箱:jwbfbk@163.com

一个书场再说一场,因为去得晚,就少收点钱,也叫“赶场”。那时候,人们的文化生活很少,能去书场听书就很惬意了。每当约好说书人并定了书目,很多喜欢听书的人就早早吃了饭,来到书场占位置。有的人为了不耽误转天下地干活,就在书场里打着瞌睡等说书人来。有时候,一段书说下来就到半夜了,可人们还兴致勃勃,不肯离去,还要在黑天里念叨书里的内容。

今天,县城的书场早已成为历史了。说书人录好节目在各类媒体上播放,喜欢听书的人在家中便可享受那份快乐了。

星期文库

县城旧事散忆之一

个就开始边吃边聊。对长沙人来说,请客吃饭常常意味着在一块儿聊天。蝶的妈妈非常健谈,她谈到我们的学校,学校里的老师们。我觉得她对老师们的评价很中肯。她让我在学习上帮助蝶进步,我点头答应。

“看人家小小多斯文,天生是读书的料子!”这位

吃饭

残雪

母亲说。

她说得我一脸飞红。蝶在旁边偷着笑。酸菜汤真好吃啊,我吃了两大碗饭!

吃完饭,蝶的妈妈又叫蝶送我。蝶一直将我送到马路上,我们才分手。

吉的家在小街上,她家是大家庭。如果她的爸爸妈妈全回来了,就会有七八

刘震云15岁当兵时,新兵连里有个战友友爱写作。那个战友对刘震

云说:“你写东西吧,你人聪明,能把事情说清楚,字也写得好。”本来对“写东西”没兴趣的刘震云,觉得这战友说得挺在理,就开始写东西了。后来,这个战友复员回家时还带着厚厚一摞经典名著,说要弄懂这个世界。一次,刘震云去这个战友家看望他,发现这个战友因为总看书、写东西,不下地干活儿,被村里人视为“疯子”。后来,那个战友真的疯了……刘震云总结说,是一个疯子把自己领上了文学之路。

谈到自己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时,余华说:“中学毕业后我干牙医,一干就是5年!毫不夸张地说,那5年我拔了至少1万颗牙,每天7点

投稿本报副刊稿件众多,凡手写稿件,恕不能退稿,烦请作者自留底稿。稿件一个月内未

见报或未接反馈,作者可另行处理。感谢支持,欢迎投稿。投稿邮箱:jwbfbk@163.com

场,把人们逗得哄堂大笑。说书人绘声绘色的艺术加工,使故事中的人物活灵活现,让人如临其境。当一段书说到关键处,人们都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等着听下文呢,说书人却突然把惊堂木一拍:“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人们呼啦一下出口大气,便有几句抱怨的话传出来。直到说书人饮几口茶后,再把惊堂木一拍:“接上回书说……”满场便又鸦雀无声。

来书场听书的,有的是听书打发时光,有的则是听上了瘾,不接着听就遗憾了,还有的把听书当作一种炫耀,甚至还把听来的书再学说给周围的人听。

书场是“铁打的营盘”,说书的是“流水的兵”。有的说书艺人散了场,又赶到另

同学蝶家住在铁路边的破棚屋里。我在一旁看她做饭。她一炒辣椒,我俩就喷嚏不停。她做的酸菜汤也别有风味,有股异香。可是我要回家了,我怕家里人骂我。蝶喊不住我,我抬脚就往外走了。可这时蝶的大个子妈妈刚好从外面进来了,她一把抓住我。

学会放松

张希

“小小哪里去?吃饭吃饭,吃了再走。”

她这一吆喝,我就没办法了,总不能不给大人面子啊。我只好乖乖地坐下吃饭吃。

“我说了不要你走嘛,怎么能饭都不吃就走?”蝶高兴地笑着说。

饭菜一端上桌,我们三

没出现过“目的性颤抖”。

常听人说,“人生两大失败的原因,就是过于懈怠和用力过猛。”一个人意外落入水流湍急的河中,如果他不会游泳,大概率会使劲扑腾,这自然坚持不了多久。会凫水的人则会选择让自己放松,漂浮在水面上,从而节省体力,等待自救或他人救援的最好时机。演员也是如此,上台表演切忌精神过度集中,如果不能保持放松,不是紧张得忘了词,就是表演的痕迹太重。

现代人做事往往目的性过强,总想毕其功于一役,这种心态很容易导致用力过猛,最终的结果就是身体透支、头脑发热,功亏一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是古代先贤智慧的总结,其中这个“弛”很有深意。我以为“弛”不仅仅指闲暇时的放松,放到今天,它还应该包括工作、学习中身心都应该保持的愉悦状态。

上搭块木板。不过,书场里开水是常备的,在书场一角摆一张旧桌子,几把小凳子,放两只大瓷壶和两摞粗瓷碗,听客想喝水,就坐那儿边听边饮。书场四季常开,早涝保收。一般说书的都不是本地人,必须有一定名气才能站住脚。说书时的开场都是小段开头,说一些玩笑或讽刺二流子之类的书帽,有时候也会先唱几句大鼓或者落子。待到说书人把惊堂木一拍,书场里便安静了。说书的脑子里都装了很多故事,据说都是师父口传的,整本的岳飞传、水浒传、杨家将、大隋唐……说书人的表演声情并茂,到动情处更是热泪盈眶、如泣如诉。有时候说书人扮成女相,一脸笑容对着听众连连施礼;有时候装腔作势地拿着架子走

今天说说静海老城。静海县城老城墙早就没了,我小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只有一条从火车站到南运河的东西走向的土街道和一条从南阁到北阁的南北走向的土街道。道很窄,比现在的胡同稍稍宽一点,两条街道交会处叫大十字街,也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方。

那时候县城不大,却有两个很有吸引力的书场,书场很简陋,也就能容下百十号人,不宽敞的台上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台下是几排长短不一的凳子或在土台子

书场

杨伯良

小时候,我们这些幼小的人儿,和大人们一道经历着长沙城里酷烈的天气——冬天的严寒,夏天的酷热,春天的阴湿。似乎只有秋天好,秋高气爽。为了对抗不好的天气,家家都要吃很多辣椒。在长沙人眼中,最辣的辣椒也没什么可怕,也受到欢迎。因为吃辣,长沙人中有不少脾气暴躁。我也能吃辣,我有时脾气也很大。但更多的长沙人,脾气并不坏,而是非常热情,热情而纯朴。我们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让客人来家里吃饭。如果某人去拜访一家人,到了吃饭的时间却要离开,主家就会用力拖住留客。已经是吃饭的时间了,你到哪里去?不管去哪里也得吃饭啊!不要走不要走!于是客人只好留下。这种性格同辣椒也有关系吧。

我上小学期间,就在好几个女同学家吃过饭。我也常在邻居家吃饭。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化验员。而那次实习经历并不尽如人意,与我一同实习的还有另外三个同学,我被认为是四个人中最不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原因就是我用胶头滴管向试管中滴试剂时手总会抖,这就导致试剂经常滴到试管之外。这是做化验员最基本的操作,这我都做不好,所以工作根本没法干。可

我越是精神集中,越想把手抖得越厉害,所以当时带我们的师傅一度劝我改行。我的这种“症状”就是心理学中所说的“目的性颤抖”,它产生的原因就是过度用力或精神过于集中,而摆脱这种症状的方式就是放松。

我之所以在实习过程中无法放松,就是因为非常想从事化验员的工作,总想好好表现。后来,经过心理疏导,我终于摆脱了“目的性颤抖”。而当我正式成为化验员,心情一下就放松了,再也

学会上班,干8个小时,感觉自己就像笼子里的鸟。有时我站在窗户前,发现隔壁文化馆的人成天在街上闲逛,我就问他们不用上班吗?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工作,我当时就想:这工作好!后来,我问文化馆里的一个朋友:‘怎样才能进文化馆工作?’他告诉我:‘写小说吧。’我想,我认的汉字也有5000多个了,做音乐、画画不行,写小说大概行。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了。”

对“好工作”最本能的向往,也是一种动力,它开启了青年余华的文学之旅。条条大路通罗马。看似随意、率性的抉择,却奠定了刘震云、余华的开始。在辽阔的大地上,即便是一颗最微弱的种子,也蕴含着萌动、蓬勃的生机!